



書經
卷貳
之本

梁聲靈

書卷之二

蔡沈集傳

王去聲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

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

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

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兗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

華去聲

夏書禹貢

卷二

相去
聲便
平聲

陽音
習
殺音
曬

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
 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
 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
 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
 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理必
 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
 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深大者爲
 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
 其州之鎮秩其祭冀州距河兗河之西雍河
 而使其國主之也冀州方河內曰冀州是也
 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
 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
 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既載壺口謂之載壺
 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京既載壺口謂之載壺
 口山名漢地制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
 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
 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
 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之功之序

歷音
音聳

則皆自下流始故次亮次青次徐次揚次荆
次豫次梁次雍亮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
後禹言予決九州距四海濬澮澮距海則水之
用工之木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
大者有所歸又濬澮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
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
求禹功之序治梁及岐梁岐皆冀州山梁山
當於此詳之治梁及岐呂梁山也在今石州
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
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闕呂梁未鑿河出孟門
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
則亦指呂梁山鄜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
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
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
出東北流注于汾鄜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
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
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
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

談覃音

杭音 行音 音來 兔音 龜音

是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也修因繇之功而修之

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

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

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

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覃懷底績至

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覃懷底績至

于衡漳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

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

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

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

一出上黨沾縣大黿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

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

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酈道元謂

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

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

砢磧 音零 力 鋪 反 杯 伾

緹音 題

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

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

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

洛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

去。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礮，則漸遷而東。漢初

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

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厥土惟

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壤惟

白壤。漢孔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

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士均之，法辨五

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

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

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

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

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

曾氏曰：冀州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土

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土

夏書禹貢

夏書禹貢

治平聲

寢音

錯厥田惟中中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

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田四等者地廣而

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

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園田漆林之類而

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

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

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

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

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筐者冀

天子封內之地無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

所事於貢筐也恒

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

在今定州曲陽縣東北恒山也東入滹水薛

氏曰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

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呼滹音

蟬澶音

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
 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其道也大陸孫炎
 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
 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
 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
 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
 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具
 冀以及枯涖之南率皆穿西山斷蹕以行及
 其已過信涖之北則西勢斷然四平蓋
 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
 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城
 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
 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
 州爲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
 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
 地遠大陸地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
 後

夷皮服
 夷海曲曰島海島之
 夾右碣石入

夏書禹貢
 四
 卷二

于河竭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

來自北海入河向西南轉而碣石在其右轉

屈之閒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

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

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

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漉易皆中高

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

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

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

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人貢河道歷世既久

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

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濟河惟

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濟河惟

亮州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閒相去不遠亮州見

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

亮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

聲濟上 勇甬音

沛子
禮反

蒲音
甫

樂音
浴

淪入于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閒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沛。說文註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九河既道**。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以古文為正。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棗州。滹河，北輿地記云：卽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鬲縣。輿地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

夏書禹貢

五

卷二

聲要

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
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
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
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
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
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
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
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
入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
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
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
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
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
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
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
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交言夾
右碣石則九河人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
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

強上聲

澗

音雍

疽

汲音

汴

皆石不應什沒今竟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

州正南有山而名礪石者尙在海中

百餘里卓立可見則自古河自今以爲海處

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

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

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

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

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

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

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

雷夏

既澤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

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

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

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

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澗沮二水名澗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澗許慎云河澗水在宋又曰汲水受陳留浚

夏書禹貢

卷二

狙獾

音疽

權睢

音綏

澹音

楚

儀陰溝至蒙為澹水東入于泗水經汭水出

陰溝東至蒙為狙獾則澹水即汭水也澹之

下流入于睢水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澹

濟出為澹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

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

而一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既蠶者可以蠶

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

賴其利而獨於堯言之者堯地宜桑後世之

濮上桑閒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堯地多在卑

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

墳音

粉繇

音遙

如音

如音

居平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起也

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

○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

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堯徐揚三州最居

有音
又

鮮上
聲

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
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
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
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
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
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
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
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
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
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所以
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
正為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厥貢漆絲

厥篚織文
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
篚竹器篚

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篚而貢焉
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

夏書禹貢

卷二

漂音省

軫音
淄音
惟支

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浮于

濟，漂達于河。舟行水曰浮。漂者，河之支流也。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

按地志曰：漂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漂殊異，然亦

不能明言。漂河所在未詳其地也。海岱惟

青州也。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

嶠夷既略。嶠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

淄其道。淄，淄二水名。淄水，地志云：出瑯琊郡

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

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

泉音
從壓
音揜

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竟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離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厥土白墳，海濱廣斥，之地廣漠而最省者也。厥土白墳，海濱廣斥，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厥田惟上

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筐壓絲。

斤鹽

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

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為

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

山之谷也。泉，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

怪石之貢，誠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用之

夏書禹貢

八卷二

勑音

運鄆音

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
 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
 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
 以畜牧為生也壓山桑也山桑之絲其勑中
 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
 之為縉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以浮干
 汶達于濟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
 州中鄆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
 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
 不言達河者海岱及淮惟徐州至海南至淮
 因於兗也

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
 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
 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
 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
 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
 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

沂音宜

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淮沂其

又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

尤在于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

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

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

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

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

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秦山

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沂有濰而獨以

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
沐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
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川
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蒙羽其藝
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矣矣
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秦山郡蒙陰縣西
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

鄆苦
即反

更書禹貢

九

卷二

縣南今海州胸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大野既豬。志在大野澤各。地

音諸。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即大也。水蓄

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

為二。南為濇。北為濟。鄆道元謂一水東南流

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

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

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東原底平。東原漢之東

或皆大野之地也。東原底平。平國今之鄆

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

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

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

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

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之東

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厥土

赤埴墳。草木漸包。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工。

黏音

嚴

赤埴墳。草木漸包。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工。

延延音

老氏言延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搏可延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厥田惟上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也賦厥貢惟土五色羽

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纁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

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

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其以

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此貢土

五色意亦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

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

壙音 貧 織音 暹 燿音 位疊 欣去 聲

夏書禹貢

卷二

潮朝音

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岷則其名山以羽
 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
 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
 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
 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
 以向日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
 此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
 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
 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
 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
 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
 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
 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
 石者成磬而後貢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
 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
 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於
 羽畎孤桐之生于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
 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
 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

諸豬音

篋厥玄黃織縞皆繪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
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記曰有虞氏縞衣
而養老則知織縞皆繪之名也曾氏曰玄赤
而有黑色以之為袞所以祭也以為之為端所
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浮
曰織織也縞也皆去肉即吉之所服也

于淮泗達于河

許慎曰汭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為濉水東入于泗則

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濉至于泗也許慎
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

沛然則泗之自源自

淮海惟揚州揚州北至淮東

于海彭蠡既豬

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東諸水跨豫章

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陽鳥攸居

陽鳥攸居隨陽鳥

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閒千百為羣
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也言薛水

夏書禹貢

二

卷二

波 音

為 去 聲

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三
 江既入唐仇初
 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吳都賦
 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
 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
 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
 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
 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既
 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
 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按此為三江
 若可依據然江漢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
 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
 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
 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
 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邪亦可見其說之
 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并及之或曰江漢
 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
 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荆
 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况朝

宗于海荆州固備言之是亦可震澤底定

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

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

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

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

也蕩篠篋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

泥也篠箭竹篋大竹郭璞曰竹闕節曰篋敷布

泥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喬高也塗

泥水泉濕也下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土錯

地多水其土淖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

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

下異品故變文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

言下上上錯也

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筐織貝厥包橘柚

夏書禹貢

上

卷二

章
音

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說文云石之美。詩曰何以

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美。以王

之材中於樂之管。籥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

有英。籥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

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

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鳥夷東

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

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

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

寒
邦音

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浴。浴江入海。自海

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浴于海。至吳始開。邦

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

浴于江

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

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

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

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潮 朝音

淮泗而注之江荆及衡陽惟荆州荆州之域北距南條

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山唐孔氏

曰荆州以衡陽言之見其地蓋南方惟衡山

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江漢朝宗于海

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漢朝宗諸侯見天

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

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

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九

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

江孔殷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蟬與
蚌同

應
聲

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蟬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峽江六曰源江七日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茵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邪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閒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九江當日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千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益以明矣

沱潛既道

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

枕音 春枯 天去 声碗 砥音 利紙 奢音 簪篋

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士夢作又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荆州其澤數

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出于江南之夢合

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士見而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

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故田比揚只加一等

而賦為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脩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槐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籛楛三邦底貢厥

夏書禹貢

卷二

籥音 箬音 筍路 梧音 戶匣 音鬼 菁音 精纏 音熏 鏃音 叔

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棟栝柏三木名也棟木似栲而可為弓榦栝木柏葉松身櫟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礪為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箇籥竹名楷木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文餘趙蕢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不能過也則箇籥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筈楷肅慎氏貢楷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籥楷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春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春名曰

痘音

舍上聲

菁茅菁茅二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薤者非是

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

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

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

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其水道之

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

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

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逕浮江漢兼

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
循枝派期於荆河惟豫州之域西南至
便事而已
河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水山海經曰熊耳
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東北
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
夏書禹貢

左

卷二

拱 鞏音

免 澗音

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
 上洛縣豕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
 南縣豕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
 也灋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
 河南府偃師縣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
 灋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
 縣也澗水出也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人
 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縣之閒今澗
 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
 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至云世謂之廣湯山
 然則澗水出今之澗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
 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澗瀍
 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
 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
 四水並流小大相**滎波既豬**滎波二水各濟
 敵故也詳見下文**滎波既豬**水自今鄭州滎澤
 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滎在今鄭州滎澤
 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按

澁音

冤句 音淵 劬

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
 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
 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酈道元
 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
 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
 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
 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雖其浸
 波澁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
 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
 詳孰是孔氏以滎**導滎澤被孟豬**在濟陰郡
 波為一水者非也**導滎澤被孟豬**在濟陰郡
 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
 荷山故名其澤為荷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
 謂南濟東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
 東北荷水東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
 孟諸地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
 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會氏曰被覆也滎水循
 夏書禹貢

音曠 癡續 絺音

溢導其餘波入于孟厥土惟壤下土墳墟不

者謂之墟其上高下不同故別言之

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一等也

貢漆枲絺紵厥筐織續錫貢磬錯官載師漆

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

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

但言貢枲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

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

包則於厥筐之文無嫌故言錫貢者在後磬錯

立言之法也。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

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東境，距華山

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太岷。岷，既藝。岷，嶓二

箋 湔音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岷，嶓既藝，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邵湔氏道西，微外在今茂州汶

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

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氏道

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川源既滌

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沱，潛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

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今永康軍導

皮 郫音

夏書禹貢

宕徒
派反

岷音
民

巖與
巖同

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
 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
 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昱山下西南潛出南
 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潛谷水出西
 南入漢濶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
 又按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
 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
 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定
 而**蔡蒙旅平**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
 見縣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
 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
 開沫水逕其閒澗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
 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濶崖則此二山在禹
 為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
 祭**和夷底績**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
 也**和夷底績**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
 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
 巖界羅岷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

恒俱音

人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俱
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
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
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

也知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

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也
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

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方有上下年分
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

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開歲第
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開歲第六等也

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開歲第一等也梁之正
賦第八等而開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

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几例也
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

於冀揚豫梁
四州言哉

厥貢璆鐵銀鏤斨磬熊羆狐狸

夏書禹貢

六

卷二

璆與球同

鑊音漏

麕音記

洮音叨

葭音加
音素

織皮

也。鑊石鑊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

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

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

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

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

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

磬最為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

是來浮于潛，逾于河，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地志

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

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

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河，至漢中東行，為漢河。漢

廊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

即潛水也。自西漢迤邐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

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河，歷漢川，至于褒

迤邐 音夷 里

堯 音 免

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河入褒褒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日逾于沔此又未可曉也絕河

黑水西河 惟雍州 據黑水東距而渡曰亂

西河謂之西河者 **弱水** 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主冀都而言也

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

夏書禹貢

七

卷二

牽 岍音

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
 大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
 掖水北渡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
 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
 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
 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
 遠禹豈應窮荒而導
 其流也哉其說非是
 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
 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
 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邵首陽縣西南今渭
 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
 沒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納水地志
 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
 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納水焉周職方
 雍州其川涇納詩曰納鞠之即皆謂是也屬
 連屬也涇水連漆沮既從
 屬渭納二水也漆沮既從
 寰宇記自耀州同

郡音 戶

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

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

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

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

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

人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

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鬼氏曰此幽之

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

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

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

貢之漆水也灃水攸同灃水地志作豐出扶風鄠

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

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

東北注之曰屬曰從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

曰同皆主渭而言也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

于鳥鼠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

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

度入
声

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末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末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為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此也。鄭氏曰其地在幽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苗不敘
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

驚音
傲狺
音姚

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窳者已不殺而居
於舊都者尚桀驚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
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

俘而詢之多為猶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

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
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

及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
六等者地狹而人

功少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
之似珠者爾雅曰西

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
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

浮于積石至

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
河關縣西南羌中今

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馬翊夏陽

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

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

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現見音

夏言

三

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
 例以互見耳。○按那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
 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
 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那恕欲用
 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
 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
 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
 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
 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
 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積不勝舟載
 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那恕之策
 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
 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
 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
 之以備**織皮崕嶺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崕嶺
 參考云。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
 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

杭行音

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旣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珉珣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導岍及岐。至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

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

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

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爲沂山。今隴州吳山

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

宇記隴州沂源有岍山。沂水所出。禹貢所謂

岍山也。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

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太

現見音

夏書

三

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
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
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
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
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
晁氏曰山峰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
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
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
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
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
也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
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
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
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
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
也若必實以山脉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
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比寰武嵐憲
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

化華音

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折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恆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大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條大河

北境之山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

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為

白巖山鳥鼠見荆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

夏書禹貢

宗晉

傳主聲

夏書

三

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穎川郡密高縣
 有密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
 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
 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
 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
 不言導者蒙導斲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
 之山

導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蟠冢即梁

州之嶠也山形如冢故謂之蟠冢詳見梁州
 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比今襄
 陽府南章縣也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
 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
 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
 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岷
 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

應去聲
平聲

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
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
章郡歷陵縣南有傳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為在鄱陽
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
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
地不應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
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
小而卑亦未見其為在所謂敷淺原者惟廬阜在
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
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
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岍逾
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
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
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
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
閒湘水閒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
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敷
夏書禹貢

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導弱

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

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

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

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

而東南導山則先嶠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南海黑水地志出犍為都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

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瀾

燉煌音豚貴

時池
上聲

峻
窩音

涿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旣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嶠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者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

驗莫此之明也

坏係音

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

泗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

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嶺石龍門見雍州華

見導山孟地各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

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

者即此今亦各富平津洛泗洛水交流之內

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

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泗大伾孔

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樹以為在成阜鄭玄以

為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

成阜山又不冉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

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

地故禹記之若成阜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

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

泗既已大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

蔥音
蔥闐
蕩練
反

黎陽者爲是涿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
都縣枯涿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磧礫至漢
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
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
卽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涿瀆
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
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涿水之
文當以信都者爲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堯
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各九河旣淪于
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
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
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
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
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
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
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
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
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

夏書

禹貢

卷二

卷二

孽音

頰音

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崐崙也
 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
 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
 自言崐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為是河
 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
 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
 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
 南而東則曰東至砥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
 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
 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
 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
 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
 大伾而下垠岸高於乎地故決蓄流移水陸
 變遷而洛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
 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
 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州
 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
 頰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

語音阻

聲灰上 滙音

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
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
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
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
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脩闕去其齟齬
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
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
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
博不知此說也

又不知所考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

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水經曰漾

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

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
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

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
夏書禹貢

鄴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為漢水
 者是也水之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
 東流為滄浪之水鄴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
 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
 也三滌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
 南流者名滌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各以
 水疑即三滌之一然據左傳漳滌篴滌則為
 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
 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
 江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按彭蠡古今記載
 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
 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
 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
 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
 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
 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
 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

應平聲

州之流豬而爲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
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
之積日遇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
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
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
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
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又
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
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匯於導江則
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
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
今地望參校絕爲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
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六月間蜀嶺雪
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
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
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
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
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
夏書禹貢

澧音里會于匯坊本作會為匯

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
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
遺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閒乃三苗
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
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
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
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
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
怪者然則番陽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
之為彭蠡信矣

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
中江入于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

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導言會者水也
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

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荆
州東陵巴陵也今丘山州巴陵縣也地志在慮

沈音衍

江西北者非是會
匯中江見上章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

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沈水濟水也發源為

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水

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

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

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

至于菏菏即菏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泗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

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

夏書禹貢

元

卷二

復扶又反

應平聲

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
 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
 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
 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
 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
 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
 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
 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
 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
 不應以河支流而盲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
 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
 之溢明矣况經所書單立導沱條例若斷若
 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
 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
 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
 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
 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
 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

豹 音

洛 音

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各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樂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樂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榮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非之顧弗深考耳

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風 澧音

蟬 澧音

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

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

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

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

澗，澧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熊耳，盧氏

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

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

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

槎鋤
加反

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
言自也沈水不言山者沈水伏流其出非一
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
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
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
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
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

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李氏曰滌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

灘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滌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
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
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
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
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

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夷台音

銓音
質結

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各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事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錫土姓，錫土姓者，言而已。故曰成賦中邦。錫土姓，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祗台

德先不距朕行。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五百里甸服，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二百里納秸服四

與皆同

刈音

藝去上聲

麤與粗同

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

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

曰秬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秬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秬

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

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

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

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

諸侯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

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 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

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

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

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

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

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 三百里夷 二百里

蔡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

而巳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

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

服五百里而 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 二百里

為二等也 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

流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

處上

聲要平

夏書

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
 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
 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按
 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
 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彌成五服。至于五
 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竹雲中。涿易亦恐
 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
 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
 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占今土地。盛衰不同。當
 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
 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
 為上國。上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
 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
 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
 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
 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
 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
 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
 夏書禹貢

三

卷二

長上聲

履鄴並侯古反

後世所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
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
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
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
畫之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

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

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阪
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
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
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
告。成功于舜也。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

甘誓。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
扶風郿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

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
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

姓疏
臻反
邳反
悲反

恬音
戶稔

師于甘故以甘誓各篇書有六禮誓
其一也今文古文皆皆有○按有扈夏
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
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
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
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
有姓邳周有徐奄則有
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大戰于甘乃名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
禮六卿大夫每鄉卿一人

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
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
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
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
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恬強稔惡敢與
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
夏書禹貢

忍枕

上聲 勦焦

夏書

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王曰嗟六事

之人予誓告汝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

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

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繇汨五行

而殛死况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

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皆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

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

虞之前當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車左右

鼓側
揚反
馘上
獲反

祓音
拂

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馘，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用命賞于祖，不用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戮，殺也。禮曰：天子巡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社，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左，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

夏書甘誓

三

卷二

異刷音

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之。祭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勦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

古文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

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

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

馨音
醜

弁蒲
官反

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
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
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
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
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

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
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

說文羿帝善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
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
堪命距太康于河北
使不得返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
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
過大而不可救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
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

夏書五子之歌

三

卷二

憂悒悒慄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國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閒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其一日皇祖

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禹

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作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因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本作
瘵

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

上者奈何不敬

索昔各反馭音御○予五子

獨夫即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
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
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
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
危懼可畏之甚爲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
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
畏者申結其義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變音
祕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畷
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

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
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

夏書五子之歌

三

卷二

又復扶

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其三日惟彼陶唐有

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

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

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

網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

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

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

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

而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

絕祀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

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

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

聲治平

治平

聲

聲

聲

傍徨
音旁
皇思
去聲

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闕之意和平以見人情
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
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
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
亦有之其爲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
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
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
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
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

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

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忸女六反愧女夷反○曷何也

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彷彿
徨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
之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
夏書五子之歌

色也。恚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

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任

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

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

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

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

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

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

○或曰：蘇氏以為羲和貳於羿，忠於

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

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

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

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

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

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

將去 聲 纂初 患反

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
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

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胤侯

相去聲

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
卽位卽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
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
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
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
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
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
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
而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
其兵權如漢文帝人自代邸卽皇帝位夜拜
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羲和之罪
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
復書胤征

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邪。義氏和氏。夏合為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也。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后也。

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徵音澄。○徵驗保安也。聖人謨

下文即謨訓之語。大戒曰蝕之類。謹者恐懼

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

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

官之眾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

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

窠
井反

師音朔

音悉則反

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

有常刑適慈秋反鐸達各反○道人宣令之

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師治官之屬徇以

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

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

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

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

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

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於畔官離次傲擾天紀者乎惟時羲和顛覆厥

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
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

會
聲

傳
去
聲

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

位傲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

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

辰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

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

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

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

於房宿也按唐志日月蝕在仲康卽位之五年

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

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

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

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

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

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日走者以見日

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

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

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爲曆象之官以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

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

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胤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搜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

也迂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殲將

戲
瘋音

廉反○峴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
言火炎峴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
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
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
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
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
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
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
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
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羿爲惡者也
胤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
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
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

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

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
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

復扶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未而復嗟歎
又反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書卷之三

蔡沈集傳

契音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眾憚於

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台音怡。後同。○王曰。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代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商書湯誓

刈音

論去聲

喪去聲

削音異

應去聲

不敢不正稽刈穫也。割斷也。毫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

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毫

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

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

若茲。今朕必往。遏絕也。割削。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

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

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

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弄之

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月之。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

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

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言言

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

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也。

仲虺之誥。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

相去聲

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

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

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商書仲虺之誥

二

卷三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爲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

聲好去

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

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

惡去聲

夫音扶

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炎火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旣失其所以爲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

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

三

卷三

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

師。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

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

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

○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有莠音

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

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稅卑履反。簡略繁

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

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

惡去聲

處上聲

陷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持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也。至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懋與茂同。○遜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

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

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

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

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

商書

仲虺之誥

四

卷三

成盛音

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

易去聲

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兪，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

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擇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

上惡去聲

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兼攻取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德日新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

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也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

苟日新則萬邦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

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

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

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

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

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

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

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

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

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

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

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

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

聲好去

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

夫音

遜音

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即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

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苟售仲虺之誥

分去聲 潮朝音

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

有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

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

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

扶夫音

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
獸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
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
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
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
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
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表于下民以性言也仲
聰卽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
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
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

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罹鄰知反茶音

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
害如茶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

商書湯誥

七

卷三

台音
始

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
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
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
夏亡之類。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
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當作勦。○肆
故也。故我小子
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
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
尹也。上天乎！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
草木。兆民允殖。乎，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
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
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爍
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俾予

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

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

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

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悖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

更平聲。樂音洛。

卽就。悖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悖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

聲幾平

忽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忱時王反。○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見形。甸反。○夏日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

衍音
侃

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
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
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
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伊姓尹字也
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
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幸古
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
羣臣太甲服仲王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
甲以卽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
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
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
我烈祖太甲卽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
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
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
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
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
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
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

商書

伊訓

乙

卷三

扶夫音

潮朝音

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也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正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

見音
下

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
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
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辯又按孔氏以
爲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
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
爲嗣至嗣仲王而至也太甲太丁之子仲王
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
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旣卽位於仲王之
極前方居憂於仲王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
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
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
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
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册雖
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旣已祔于
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王之事但此書
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王
之事爾餘
見書序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

百書湯誥

十

卷三

有言
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

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

者若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讐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

長上
声

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

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

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語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嗚呼！先王肇

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

邦，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

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拂，逆

商書伊誥

二

卷三

樂苦
洛

易去
声

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
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
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
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
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
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
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
已之閒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
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
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旣言夏失天
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
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制官刑傲于有
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
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現刑 秋反 好惡 並去 声

言逆忠直遠著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

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

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列

潤反遠于願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

常歌常舞若巫現然也浮過也過而無度也

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

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

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

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

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

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當時太

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

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

臯陶之刑貪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

以敗官為墨商書伊誥

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

不德罔大墜厥宗歎息言大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

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爲

應去
聲

善則降之百祥爲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爲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爲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

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

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

肆命祖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
太甲不可比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

林氏曰此篇亦訓
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

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
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

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

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

緒

監音鑑左音佐○顧當目在之也諟古是

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
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
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

商書太甲上

三

卷三

相去
聲

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
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
得以大承也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
其基業也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先見如字
相去聲下
同○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
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勞
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
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
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
不能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
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
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王惟庸罔
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伊尹乃

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

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

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半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

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違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

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

欲敗度縱收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

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旅以懼萬

中
去
聲

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

虞入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

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

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

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

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

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主而知

者也。欽厥止者。賢君

之事。學而知者也。王未克變習也。此亦史

氏之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

言。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習

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墓陵之

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

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

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典

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典

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

併子

允德

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諛以導

勇反

勇反

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

勇反

先王陵墓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

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

言克終允德結此

篇以發次篇之意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

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

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

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作書曰

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歸也

迎以

尚書太甲中

左

卷三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

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爲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

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

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

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

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

墜今其自是有求豈不

爲萬世無疆之休乎王拜手稽首曰予小

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

扶夫音

扶夫音

圖惟厥終

道胡玩反○拜手首至手也稽首

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

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

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道逃也既

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

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

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

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

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

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
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
乎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伊尹致敬以後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
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

尚書太甲中

二

卷三

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

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

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

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

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

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

未其蘇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忘湯之

之事荀曰新曰日新又曰新湯之所以懋其德

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

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

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違

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

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險邪

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重乎
声

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

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

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

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

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

易去

道

是告之其才固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進罔

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

后治也治去聲否俯久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

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

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

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

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

喪去聲

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

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

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

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

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先王惟時懋敬

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敬

論去
古

鯁古
查反

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者也成湯勉
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

緒庶幾其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

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
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

踰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無輕民事惟
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母通母輕民事而思其

慎終于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

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榭宮
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

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

遠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
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
欲大甲矯乎
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

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

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

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求孚于

弛音 始

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

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

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家未信其

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

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

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

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曰嗚呼！天難謀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厥德匪常坊本作靡常

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夏玉弗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商書 咸有一德

七

卷三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

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

革夏正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

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

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

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

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

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

復扶
又反

也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

德之故蓋

反復言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二三則雜

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

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

災祥在德故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始有常而無間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

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大臣之職

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

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

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

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

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

行去

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

聲

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

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

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

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

原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

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

與去

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

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

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

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

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

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

一德之效驗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可以觀政。

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

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如此也。

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盡子忍，在忍二反。○罔使罔事，卽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母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閒。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

苟嘗咸有一德。

三

卷三

開去聲

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開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翰，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比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

大家世族安上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

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

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出矢言

呼去聲

籲音喻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

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

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

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

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曰我王來既爰

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台音怡

曰其如之

盡子忍反○曰盤庚之言也劉殺

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

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

商書盤庚上

三

卷三

地無若我何言耿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可居決當遷也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先王有

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

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

已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

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十

上聲

之事仲于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

刀反

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

耿并盤庚遷股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

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

言祖乙遷邢或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求我

祖乙兩遷也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牙蘖

湯音 昔鹵 音魯 塾音 店隘 聲去

葛反又魚列反○顛什也由古文作粵木生
條也顛木譬耿由葉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
若已什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
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胡教

教反○敷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湯鹵塾隘而

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

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

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

與忿怨開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

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

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

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

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

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

商書盤庚上 三 卷三

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以民患瀉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母得過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

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母

同母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

爲去聲

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古我先王亦惟

圖任舊人其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

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誆乃
交切

易去
聲

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
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
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
不和吉言于百姓誆誆多言凡起信於民者
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
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
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
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非予自荒茲

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

謀作乃逸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

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

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

遷徙勞苦而有水建乃汝克黜乃心施實德

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

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於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中前汝猷黜乃心之戒乃不畏

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

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

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相去聲

復音腹

姦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憺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也恫音通燎盧皎反撲音卜反○吉好

也憺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

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

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者言其勢迫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
安咎過也則惟爾眾自為不安非我有
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遲任

商書盤庚上

三五

卷三

聲選去

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任如林反
○選任古

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
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
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所謂老人但謂求
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
人爲老人又何
侮老成人之有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

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選須緝反與去聲○
胥相也敢不敢也非

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
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
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
爾善茲我大亨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

易去聲
中聲
去聲

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
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
敢動用非德
以加汝乎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

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

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
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

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
射者之必於中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
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
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
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
我一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

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

予一人有佚罰

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
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

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
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
人所當罰也其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
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
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

亶當曰反造七到反○作起而將遷之
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

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
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

鮮上聲

曉之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鳴

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

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

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

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保其憂也殷降大虐先

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

罰比昆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

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于罰而謫

比

有書盤庚中

三

卷三

遷汝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

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

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恣胥怨而此以

爲不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

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

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

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

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卽安危利害之實而

反求其心則固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其所大欲者矣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

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

樂音
洛夫
音扶

怒曷瘳

沈時任反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

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

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

我爾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

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閒斷不屬

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

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

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汝不為長

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

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

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

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

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平乎下文言今予命汝

逕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樂音洛

閑去聲

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迂雲居反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入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

而無中正之見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

畜汝衆

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

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

羞爾用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卽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

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

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也耿圯而不遷

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蓋人

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

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

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比

承音

至反○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

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

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

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

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緩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戕慈良反斷都管反○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

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我害也。緩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厥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也。亂治

為去
吉

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其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不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

易去聲

橫去聲

以具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求敬大

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

心。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

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

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

存於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乃有不吉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乃有不吉

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易夷益反種之勇反○乃有不善不

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

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剗大則

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

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

來平

令以告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求建乃

勅之

家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

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

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

用汝遷求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

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

去声

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

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

大命勉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

志罔罪爾衆。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是賢

忍反比毘至反。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古我先王將

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契私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

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

高水下而無河地之患。故曰今我民用蕩析

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商書盤庚下

三

卷三

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

爲河水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

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

動萬民以遷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乃上天

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肆予

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

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
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指當
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者言也爾
眾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
言爾眾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
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

長上聲

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

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

而益未盤庚其賢矣哉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

皆隱哉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

相去聲 好去聲

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相爾雅曰導也

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

人之保居敘欽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

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今

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否俯九

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

無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母同總聚也庸民

功也此則直成其所不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可為勉其所當為也式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

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

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

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

而盤庚終不怒引咎日責益開眾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

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

不可以不論

腹復音

悅說音

說命上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日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

相去聲

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
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亮龍張反陰烏舍反○亮亦作諫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

鶴音奄

諫陰三年鄭氏註云諫古作闇梁椹謂之梁闇讀如鶉鷩之鷩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

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

尚書說命上

卷三

卷三

喪去聲

台音怡

易去聲

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言

以我表正四方在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閒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乃審厥象俾以形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繪音會

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

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十築傅巖在虞

號之閒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

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

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命之曰朝夕納

台音怡

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

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傳之職而又命

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商書說命上

三

卷三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曰雨爲霖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

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

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漑我心而厭飮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眠見反眩熒絹反跣蘇典反○方言曰

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

所見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

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辟必益反○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

也說旣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

說音悅

之道，循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嗚呼！欽予時命，其雖有終

也。是命上交所命者，說復于王曰：惟本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

不祗若王之休命。答欽予時命之語，本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

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

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乃進于王曰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商書說命中

三

卷三

長上聲

為去聲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后王天子也君

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

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

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惟天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天之聰

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

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又反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

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

以為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

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計

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已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治無不休美矣

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昵尼亦反○庶官治亂之

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善當乎理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也時時措爵亦不可及

猶無益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有有其商書說命中
卷三

喪去聲

強上聲

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

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隳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

有備無患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

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

備無患者如此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母開寵幸而納人之

侮母取過誤而遂已之非過惟厥攸居政事

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惟厥攸居政事

惟醜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則一矣一故政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

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

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

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

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

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

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

量去聲

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台音怡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

君諛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遜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

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

應去聲

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

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

藥音
學子

之非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

非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

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

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

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

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

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

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求多聞者資

事不師古以求求世匪說攸聞

之人學古訓

者反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

身治
乎聲

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

命

命

三

卷三

長去聲

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
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
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
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

正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

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

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

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

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敦教反

扶夫音

○敦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

體之立敦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
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
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閒斷則德

聲應乎

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教數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

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

又列于庶位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

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下皆

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

者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蘖鹽
梅爲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喻其所造益
深所望益切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

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

長上聲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

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

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

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

輔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我商家也傳說以成

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

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求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

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其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

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於眾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王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祖已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古文皆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音融雉居候反○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日

亦禰

彤周曰釋雉鳴也於彤日有雉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已曰

真書高宗彤日

四

卷三

音作

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眠眠

者禰廟也豐於眠失禮之正故有雖雉之異

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

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乃訓于王曰

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求非天

天民民中絕命

監音鑑天於兆反○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

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

爾降年有未有不未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未

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

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

五時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

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

言民而不言君

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

時諸
失反

譴率
去聲

數音
朔

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

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神已意謂高宗當因雖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黷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雖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邪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西伯戡黎

戡音堪。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

西伯戡黎

四

卷三

聲幾萃

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爲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

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聲度入

怡台音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將言

天記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

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

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

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

不佑我後人我後人

淫戲用自絕於天耳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

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

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

常心也不迪率典廢棄常法也

今我民罔

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

台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

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

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

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

商書西伯戡黎

喪去
声

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王曰：嗚呼！我生不有

命在天。紂嘆息謂民雖欲亡我，我祖伊反曰

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參，倉舍反。紂

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紂

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邪？呂氏曰：責命於德者方可。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

邦。功事也。言殷卽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

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

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

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
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
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
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

與去聲

心其戲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與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戲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

之將亡謀於箕子比于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

因以名篇今古文皆有其

少去聲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

于下

酗吁句反○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于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

好去聲 音軌 喪去聲

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沈，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之殷

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眾暴寡，方起讎怨，爭鬪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于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曰：父

聲更平

苟者音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

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出尺類反隳賤西反○曰者微子更端之

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

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

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墮之事將若

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

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父師若曰王子天毒

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

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乃罔畏畏弗其考長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商書微子

長上聲

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不畏聖人之言弗逆也考長老成之人也紂惟

而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弗逆

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

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間端故此先

答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攘如羊反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

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

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

歛去聲 培音 哀

讎不怠罪合于一

多瘠罔詔

讎斂若仇敵培斂之也不怠力

行而不怠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

喪去
声

長上
声

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
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
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
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商今其

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

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臍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
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
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
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
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
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
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
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

淪喪顛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奇書微子
文上